

论《红楼梦》的衬托技巧

高珊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摘要]《红楼梦》大量运用打了衬托技巧对书中人物进行塑造。一方面，作者利用丫鬟的名字、住所名称、人物别号、与人物相关联的事物进行正衬，有时也利用两个人造成“两山对峙”的效果；另一方面，作者也利用不同人物在相互间进行反衬，有时也利用场景，将不同人物放在一处作“差异性衬托”。

[关键词] 衬托；正衬；反衬；差异性衬托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2.886

在《红楼梦》这部著作中，作者大量运用了衬托技巧，让书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更细致地来说，其中用到了“正衬”“反衬”这两种衬托手法。

一、正衬

所谓正衬，即通过人或事物对所描写对象进行正面的衬托，从这些人或事物身上体现出所要描写人物的相同特质。《红楼梦》在这方面常用的具体方法有：

（一）从丫鬟的名字对其主人进行正衬

大观园中的公子小姐们都有自己特定的丫鬟，而她们的名字也都是由主人起的，各有特色，也能很鲜明地体现出其主人的特点。

例如林黛玉的丫鬟有两个，一个是从苏州带来的雪雁，另一个是贾母给的鹦哥，黛玉改其名为紫鹃。从这两个丫鬟的名字来看，“雪雁”首先点明清冷的环境，衬托林黛玉的孤独清高；大雁又为年年迁徙的鸟类，又衬托出黛玉漂泊的命运。“紫鹃”则化用了杜宇典故——相传蜀王杜宇死后化而为鸟，名为杜娟，日日啼血哀鸣。这又衬托出了黛玉容易感伤的性格特征。

而宝玉的大丫鬟有四个，分别是袭人、晴雯、麝月、秋纹。“袭人”的称呼来自陆游《村居书喜》中的一句“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晴雯”指的是雨后初晴后好看的云彩，“麝月”和“秋纹”也都是美好的事物，从中可以看出宝玉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

另如探春的丫鬟“侍书”衬托出探春对书法的爱好；惜春的丫鬟“入画”衬托惜春对丹青的爱好。这些都是在用丫鬟的名字对主人形象进行正衬。

（二）从住所名衬托

大观园中人物的住所名称各不相同，这些住所的名称其实也能衬托出其主人的形象特征。例如林黛玉的住所叫“潇湘馆”，暗用娥皇女英哭出斑斑点点的湘妃竹之典故，衬托出林黛玉爱哭的性格。而薛宝钗的住所叫“蘅芜苑”，这出自十七回中宝玉的一段话：“这些之中也有藤萝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芜……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后又由宝玉题名此地为“蘅芷清芬”，从中可以看出宝钗高洁的品格。再如探春的住所叫“秋爽斋”，它的设计师三间房子没有隔断，很大很宽，符合探春爽朗的性格和开阔的胸襟。而李纨的住所叫“稻香村”，则衬托出了李纨在其夫贾珠去世后心如死灰，一心想脱离世俗的心情。

（三）从别号衬托

大观园中的人物往往都有别号，这些别号也能起到衬托的艺术效果。例如探春的别号是“玫瑰花”，这就点出了她美丽动人的外貌以及热烈、泼辣的内心世界。而迎春的外号是“二木头”，这就衬托出了她木讷老实，不爱管闲事的性

格。林黛玉的别号叫“潇湘妃子”，跟她的住所名称是相互呼应的，再次衬托出了她爱哭的性格和孤独的命运。王熙凤的别号是“凤辣子”，这衬托出了凤姐泼辣强势的性格特征。这些都是以别号衬人的笔法。

（四）从与其关联的事物衬托

在《红楼梦》中，作者常常借一些寻常事件衬托人物形象。

例如在二十二回“灯谜引谶言”一段情节中，贾府中人都作灯谜，这些灯谜有的预示着出谜人的命运，有的则衬托出出谜之人的形象特征。例如贾政所出的灯谜是“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这个谜语的谜底是砚台，而“身自端方，体自坚硬”八个字也衬托出贾政为人有棱有角，原则性很强的特点。贾元春出的灯谜是“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个灯谜的谜底是爆竹，而前十四字也衬托出元春成为皇妃后，自身所具有的强大气势。

又如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大家掣酒签，第一个是宝钗。书中写道：“（宝钗）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支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任是无情也动人’。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在此处，作者以“任是无情也动人”“群芳之冠”的牡丹酒签衬托出宝钗端庄高贵的品格。写到李纨时却是：“李氏摇了一摇，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极。你们瞧瞧，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众人瞧那签上，画着一枝老梅，是写着‘霜晓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诗是：‘竹篱茅舍自甘心’。注云：‘自饮一杯，下家掷骰。’”在此处，作者以“竹篱茅舍自甘心”的梅花酒签和“自饮一杯”的酒令暗示出李纨安分守己及不问他人废兴的性格。

（五）两人之间互相衬托

这种写法常被前辈学者称为“两山对峙”，这实质上也是正衬的一种。例如在第一回中，贾雨村所吟诵之诗句“玉在匱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脂批在旁写道：“前用二玉合传，今用二宝合传，自是书中正眼。”这其实就是为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缘”埋下伏笔，用玉的高贵衬托出与它并列之钗的高贵，同时以钗的名贵衬托出与之并列的玉的高贵。进一步暗示出了宝玉和宝钗不凡的身世。又如第五回写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看到薄命司中有判词写道：“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又听红楼梦曲子一首，道：“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株寂寞林”，这又是将宝钗和黛玉并列起来进行互相衬托，以宝钗之高贵衬托黛玉之高贵，同时以黛玉之不凡衬托宝钗之不凡。另如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中，宝玉看

到宝钗金锁上的刻字写道：“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而自己所佩之玉上刻的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里也是以金锁衬玉佩，同时以玉佩衬金锁，以“两山对峙”之法暗示出宝玉、宝钗二人的不凡。

二、反衬

《红楼梦》中也常常运用反衬技巧，即将截然相反的人物特点放在同一时空当中，达到以反衬正的艺术效果。

例如在三十九回中以刘姥姥衬贾母。在“村姥姥是信口开河”一段中，当刘姥姥得知贾府太太小姐们一顿螃蟹宴要二十多两银子的时候，直呼道：“这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得了！”而同一回在写到贾母时说：“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并不知都系何人。只见一张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鬟在那里捶腿。”刘姥姥是一个从乡下来的穷苦老妪，她的处境和贾母豪华的生活排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她的惊讶，很好地反衬出贾母的奢靡，进一步让人对贾府的奢靡产生思考。

又如《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以贾环反衬宝玉：“贾政一举动，见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粗糙……把素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在这一段文字中，作者以贾环猥琐的形象举止对宝玉的形象做反衬，一方面让宝玉的美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隐隐写出了贾政对宝玉的真实态度——其实平时的严格都是责任，他心里其实是非常喜爱宝玉的。在二十回中作者还利用王熙凤对贾环母亲赵姨娘的态度衬出宝玉的地位，在这一回中，贾环和宝钗的丫鬟莺儿赶围棋耍，输了钱混赖。被莺儿埋怨后气得哭了，回去后又再次遭受赵姨娘的臭骂：“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顽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这时凤姐从窗外经过，便直斥赵姨娘道：“大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作什么！凭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从王熙凤的话中，不难看出她对赵姨娘的态度是高高在上的，根本不把她当回事。而就在这一回中，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因为袭人怠慢了她便大发雷霆，在怡红院斥责袭人和宝玉，这时凤姐也是恰好在附近，便立刻赶来，笑道：“好妈妈，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声，你还要管他们呢，难道你反不知道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你只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烧得滚热的野鸡，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说一面拉着走，又叫：“丰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不难发现，同在二十回，同样是排解纷争，王熙凤对贾环的生母颐指气使，却对宝玉的奶妈谨小慎微。贾环和宝玉在贾府的地位差距一目了然，这仍是用贾环来衬宝玉。

再如情形相似的薛家，作者往往以薛蟠呆霸王的行止来对宝钗的形象进行反衬，薛蟠举止荒疏、无法无天、语言粗鄙、头脑简单，而作为他亲妹妹的宝钗却温柔可人、落落大方、才高八斗、深谋远虑。他们俩都是薛家的血脉，相互之间互相反衬，由宝钗的出色越发衬出薛蟠的粗俗，由薛蟠的荒疏越发衬出宝钗的聪敏。

宝钗和黛玉之间也常形成相互反衬。如在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之后，书中写道：“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

来”，有意显得光明正大。而黛玉探视宝玉时则是默默而来，走的时候还担心王熙凤看见，“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出后院而去”。从这一段来说，作者以宝钗的张扬大方反衬黛玉的心虚敏感，又同时以黛玉的谨小慎微反衬了宝钗的雍容自在。

另外，在一些情况下，人物形象之间虽未相反与对立，却各有差异，这也是反衬的一种变形。例如在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小姐，薛宝钗“见他进来，宝钗才放下笔，转过身来，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除此以外，还跟周瑞家的攀谈了好一会儿。送到迎春和探春那里，两人“正在窗下围棋。周瑞家的将花送上，说明缘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命丫鬟们收了。”也对周瑞家的礼貌有加，但并未攀谈，体现出一层隔阂。而送到黛玉处，黛玉接过宫花后却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在这个情节单元中，宝钗和黛玉的处理方式是截然相反的，可以说是互相的反面衬托，而迎春和探春与二人的反应皆有差异，却也借这一事件表现出了她们的形象特征。又如四十九回中，贾母让琥珀带话给宝钗，让她不要管紧了宝琴，于是有了以下对话：

“宝钗忙起身答应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来的这点福气！你倒去罢，恐怕我们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说话之间，宝玉黛玉进来了，宝钗犹自嘲笑。湘云因笑道：“宝姐姐，你这话虽是玩，却有人真心是这样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恼的再没别人，就只是他。”口里说，手指着宝玉。宝钗湘云都笑道：“他倒不是这样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说着又指黛玉。湘云便不作声。宝钗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样，他喜欢的比我还甚呢，他那里还恼？你信云儿混说，他那嘴有什么正经。”

在这段对话当中，宝钗是有城府的，一开始便通过戏谑宝琴，在琥珀面前说宝琴得到贾母的眷顾是“有福气”，暗暗恭维贾母。而湘云却听不出来，话里寒酸地映射黛玉，这里通过宝钗的老成衬托出了湘云的天真；在琥珀指宝玉说是他小心眼的时候，湘云笑言不是，然而在琥珀指黛玉小心眼的时候，湘云却不作声。这里以宝玉的随和反衬出黛玉的敏感多疑；另外，宝钗自如化解尴尬气氛，这和琥珀、湘云的制造尴尬气氛又形成了对比，琥珀和和湘云又衬托了宝钗的形象；再看琥珀和湘云之间，琥珀对宝、黛直接揶揄，而湘云在说到黛玉时却“不作声”，在这一处，琥珀和湘云虽然性格相似，作者却以琥珀的直率侧面衬托出湘云的涵养。因此可以说，在短短一个场景中，宝钗、湘云、琥珀、宝玉、黛玉五个人物的形象都有所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红楼梦》是如何利用一个场景进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差异性衬托”的。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M].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
- [2] 鲁迅《华盖集续编》[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高珊（1980-），女，广西桂林人，硕士，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写作与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